每日論語　悟道法師主講　（第四九七集）　2020/4/2　台灣　檔名：WD20-037-0497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要》，〈微子篇〉第六章。

【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。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。夫執輿者為誰。子路曰。為孔丘。曰。是魯孔丘與。曰。是也。曰。是知津矣。問於桀溺。桀溺曰。子為誰。曰。為仲由。曰。是魯孔丘之徒與。對曰。然。曰。滔滔者。天下皆是也。而誰以易之。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。豈若從辟世之士哉。耰而不輟。子路行。以告。夫子憮然曰。鳥獸不可與同群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也。】

「《史記．孔子世家》記載，孔子去葉反于蔡之際」，葉就是樹葉這個葉，返回蔡國這個時候，「就是正要離開楚國的葉邑時」，這個時候「途中遇見長沮、桀溺二人，因而使子路問津。二人都是隱士，思想與孔子不同。」

『長沮、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』「長沮、桀溺，二人同在田裡耕作，孔子經過那裡，使子路問他們，過河的渡口在何處。」去問過河那個渡口在什麼地方。「鄭康成注：長沮、桀溺，隱者也。耜，廣五寸，二耜為耦。津，是濟渡處」。耦是農耕的工具，「耜是當時耕田的工具，詳見《周禮．冬官考工記》匠人注解。」

『長沮曰：夫執輿者為誰。子路曰：為孔丘。曰：是魯孔丘與？曰：是也。曰：是知津矣。』

這一段「皇邢二疏皆說」，皇邢這二種注疏都說，「執輿就是執轡，轡是御馬的韁繩」，駕御馬的韁繩、繩子，「御者在車上執

轡」，拉繩子，「故說執輿」。「子路原在車上執轡」，在車上駕馬車，「下車問津，孔子代執」，就是下車問渡口在哪裡。「子路先向長沮問津，長沮反問子路，在車上執轡者是誰。子路答覆是孔丘。長沮又問是不是魯國的孔丘。子路答曰是。長沮便說：是知津矣。」「此意是說」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「魯國孔丘」，就是講孔子，「周遊列國，應知渡口，不必問人」。他都周遊列國了，應該他知道渡口在哪裡，不必去問別人。

「問於桀溺至耰而不輟一段。長沮既不答覆，子路又問桀溺。桀溺也是反問子路。但不再問執輿者為誰。而問子為誰。子，稱呼子路。子路說：我是仲由。桀溺又問：是魯國孔丘的門徒嗎？子路對曰：是。桀溺便說：濁亂滔滔，天下皆是，誰能以改變呢？且而，而作汝字講，且你，與其從那避人之士，何如從避世之士哉。」辟這個字同避，躲避這個避，是同一個字，避人之士（避開的避），「避人之士指孔子，周遊尋訪，不得其人，又避往他處」。在周遊列國，也得不到能夠接受孔子所推行的道的人，又避往他處，又到其他地方去，這叫避人之士。「避世之士」，避開世間的讀書人。「桀溺自況，就是隱士。」桀溺他是一個隱士，「桀溺說完，耰而不輟，繼續以土覆種。」講完之後，他的耕作就沒有停下來，繼續做他的工作，「孔安國注」，孔安國的注解，「滔滔，周流之貌。阮氏校勘記：釋文出滔滔云，鄭本作悠悠。又：耰而不輟，漢石經耰作櫌」，漢朝石經那個耰左邊是個木字旁，右邊是憂慮的憂，「五經文字云，櫌音憂」，跟憂慮的憂是一樣的音，「覆種」。「鄭康成注」，鄭康成的注解，「耰，覆種也。輟，止也。覆種不止，不以津告」。就是繼續耕種他的，農地上他繼續耕種，沒有停止下來，也不告訴他渡口在哪裡。

「子路行以告至丘」，丘就是避諱孔子的名，「至不與易也一

段」。

『子路行以告。』「子路走回來，以長沮桀溺二人所說的話告訴孔子。」他去問路，這兩個人所說的話來轉告孔子。孔子聽了之後，『夫子憮然，曰。』「孔子聽了，悵然若失」，他很惆悵的，「然後說了以下的話」，悵然，很惆悵的說了這個話，因為隱士不了解孔子。『鳥獸不可與同群』，隱士是是勸孔子意思就是現在亂世，你出來也沒有用，不如當個隱士。「鳥獸不可與同群」，這個意思是「如果在山林裡隱居，則與山林裡的鳥獸同群生活」，到哪裡隱居？到深山，深山沒有人住的地方隱居，就是整天跟鳥獸一起生活。「然而人與鳥獸不同類，不可與鳥獸同群。」但是人跟鳥獸不是同一個種類，人不可以整天都是跟鳥獸在一起過生活。

『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』「我若不與這些世人同群，而能與誰同群呢？」就是我們人類就是應該跟人相處，不跟人相處，要跟誰同群？「邢疏：與、謂相親與。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，而更誰相親與。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，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。」這是邢昺注疏注解，這就是人不能跟鳥獸同群，因為人畢竟不是鳥獸這一類的。

『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』這就是說「天下人各有其道，我不必與他們相為改易，各行其是而已。皇疏引江熙說」，皇疏這個注疏引用江熙說：「丘不與易，蓋物之有道，故大湯武亦稱夷齊，美管仲而無譏邵忽。今彼有其道，我有其道，不執我以求彼，不係彼以易我，夫可滯哉。又如朱子注：天下若已平治，則我無用變易之，正為天下無道，故欲以道易之耳。」就是說天下如果有道，已經平治，已經治國平天下了，我就不用去改變；因為天下無道，所以要我這個王道的思想去改變這個天下，王道思想就是一切要為人民幸福利益為著想，不能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就不是王道，那是不

王道的。所以孔子推王道思想，天下如果都是已經太平、平治了，當然我就不必去改變他們，正是因為天下無道，所以他要用王道來推行，來改變不王道的這些思想、做法，改變人的自私自利這種想法。

「長沮、桀溺，亂世歸隱。孔子在亂世，一心要以大道施濟蒼生。聖人與潔身自好的隱士分別在此。」長沮、桀溺當然他們也不是一般普通人，也是有學問道德的，但是他們看到亂世就歸隱，不出來了；孔子在亂世，他還是一心要以大道來施濟蒼生。這就是佛法講的，不忍眾生苦，不忍聖教衰，聖人與潔身自好的隱士分別在此。聖人跟潔身自好的隱士他的差別就在這個地方，聖人就是在亂世，他為了蒼生，還是一心要去推行王道的思想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